

天路上的运输队

■王 昆 李友懿

追风的额头上，双手摸着它脖颈上的毛发轻轻地：“山上的兄弟们都在等着我们呢，今天就看你的了。”追风“咳咳”叫了两声，算是回应。

上山的路线分两段，大路和小道。大路沿着湖边抵达山脚下，再沿着山脊的背面攀至山顶。从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580多米，但陡峭的山脊线只能绕着盘旋的“天梯”艰难向上。运粮队上山的路是唯一的一条补给线，一共要经历108道“之”字形弯路，从湖的一侧上去最少要通过49道弯，下去还得经过59道达坂，再穿过山脊中间的十多公里岩石山路，翻过一座山才能看见山顶的营盘。

与大路相比，小道短得多，仅6公里，但海拔却从5100米上升到5680米，走完要花费将近3个小时。所谓小道，其实是队员们一趟趟踩出来的山路。路窄坡陡，稍不留神就可能失足摔下山洞。高原的含氧量低，加上山路陡峭，负重前行，每走一步，他们都会大口喘着粗气。

三

连日的暴风雨把之前的便道冲刷得几乎分辨不清，但凭着敏感的方位感，阿布很快带领队伍走完了大道。剩下的就是蜿蜒的山脊了。山上亟需给养，今天阿布没有沿途休息的计划和打算。

每一个运输队员往往要担负运送一个班一天的伙食。对于他们而言，多背一点，山上的战友们就能多一口饭吃。虽然补给一次给养来回就得近7个小时的路程，但队员们路上都不约而同地尽量少吃少喝，他们心里想的都是尽可能多地把补给留给高原上的战友。

越过一道山峦，阿布将目光投向远方。山坡上是叠状岩石，像千层饼一样，岩石之上一片植被都没有。海拔增高，风也大了起来，不时有碎石从山顶坠落，非常危险。由于持续行军没有休息，9点半左右，队员们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，就连运输物资的军马也喘着粗气，四蹄打颤。

“班长，休息一会儿吧，马都在打颤了。”队员们提醒着阿布。阿布惦记着山上缺水的战友，虽然知道队员们提醒得对，但还是决定继续赶路。

细长的马道极为陡峭，按照地图比例尺计算坡度都超过了60度。站在山顶向下看，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大写字母Z，Z字旁边还有一条类似滑梯的小道，是这段时间运输队徒步运送给养留下的足迹。而在这之前，这里是人迹罕至的荒芜山坡。

翻过两个山头后，是一个碧蓝的咸水湖。咸水湖处于盆地，狂风也没

了力气，只有湖面的微风吹拂着，带来一丝惬意。就在大家的神经刚刚放松时，追风的前蹄不小心踩在了松散的石子上，带着身上的给养向后摔去。在连续翻滚了七八次后，追风摔倒在咸水湖边的尘土中。

阿布急忙跑下去，只见追风四脚朝天躺在那里，鼻梁和嘴里都冒着鲜血，眼里的泪花不停打转，嘴里一直喘着粗气。阿布伤心地大哭，不停喊着：“追风！追风！”

阿布连忙从挎包里拿出饭碗，打开军用水壶，把水倒得满满的端到追风面前：“追风，你喝口水吧，快喝吧……”追风抬了一下眼皮，却一口水也没有喝。

四

山顶上的翁忠阳向战友要了几片湿巾，拆开包装后，慢慢地吸着湿巾里的水分，然后用嘶哑的嗓音通过对讲机报送哨位情况。眼下快十点了，负责道路警戒的哨兵仍没有看到运输队的身影。

指挥所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。负责接听电话的通信兵知道平时运输队是不会轻易打来电话的，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直接喊来了连长陈明珠接听。

电话那头的阿布声音显得很焦急：“连长，现在马受伤了，让前面的兄弟再坚持一下，我们一定想方设法尽快把物资送上去。”阿布把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连长作了报告。

陈连长压低嗓门，告诉他尽快处理困难，争取早一点到达。电话铃声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。陈明珠来到哨位，沙哑着嗓子沉稳地说：“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运输队已经通过了108道弯了，估计再有两个小时就到了。”

五

追风的身躯和四肢开始抽搐，阿布把脸紧贴着追风的肚腹上，它心脏跳动的声音越来越弱。阿布知道，追风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了。身边的战友拉起阿布说：“班长，别难过了，追风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。”

是的，倒在了执行军事任务的旅途中，这确实不失为一匹军马最光荣的牺牲方式，阿布默默在心里对自己说着。他擦干眼泪，和战友们把追风驮载的物资分成若干分，放在其他马背上。他们要抓紧时间把物资给养运输到位。

悲伤只能放在心里，运输队必须继

续行进。眼前的群山，像是一个个巍峨的士兵，它们和山顶上的战士们一样，默默坚守着自己的哨位，岿然不动。

山上的气候最无情，转过一个山头，狂风骤起。阵风带起的石块啪啪拍打在队员们和军马的身上。有了追风的不幸，阿布现在特别担心这些无言的战友们，他赶紧命令队员们全都抱住马脖子，不要让军马们受惊。

狂风带来了飞沙走石，也把天渐渐吹成了碧蓝色。风速在十分钟后降低了，运输队赶紧清点物资继续向山顶攀登。再往上是一条羊肠小道，这条羊肠小道是几年前部队来驻训以后才有的，这条路上去就只剩两个小时的路程了。

脚下的路是熟悉的，翻过一道山脊，运输队员们看到驻训点的营房了。那是一片蓝色的活动板房，房子旁边战友们刻在石头上刻绘的党徽熠熠生辉。从队员们脚下到那里的直线距离不到500米，但从马道上去，最少还要走上一个小时。希望在眼前，阿布回头看了看脚下的108道弯，正是这个地方被当地居民称为“魔鬼无法出没的地方”。

六

翁忠阳哨位所在的位置直冲着通往山顶的唯一通道，只要有人进入谷口，山顶就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。恍惚间一队人马映入眼帘，那群人马在空旷的群山中逡巡而来，翁忠阳甚至听见了马儿们的响鼻声。这不是幻觉吧？他拧了自己大腿一把，疼得一咧嘴，他用沙哑的声音大声喊着：“来了，他们来了，水来了……”刹那间，整个山顶的营盘沸腾了。

运输队终于成功地登上了山顶。着急的连长率先从背囊里取出一瓶矿泉水递给了战地卫生员，大家喝光了他的葡萄酒才得以坚持下来，第一瓶水必须奖励给他。

听着运输队员们讲述追风的故事，在场的官兵们沉默了。望着追风倒下那片山峦，喝着战友们历尽千辛万苦送来的水，他们在泪眼朦胧中勾勒着军马追风的模样。

卸下物资，简单休息后，运输队又受领了新的任务。根据这些天来的经验，为了防止恶劣天气再次来袭，唯有尽可能多地储备物资，运输队需要全力以赴。

傍晚，运输队又从山上下来了。再一次走完了108道弯，运输队员们回到了山脚下的补给站。简单休息几个小时后，他们又将开始新一天的物资运输……

情感兵站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春花开了，空气里浮动春天香甜的气息，我的心里也有了隐隐的期待。期待什么呢？你远在边防，虽然电话缩短了时空的距离，但你面对的还是一片冰雪世界，我很自己的语言苍白，无法将这一刻的感动与你分享。

今晚，在暮色里迎着一轮明月走回家，青春记忆如蒙太奇一般浮现。

那是2009年的春节，你回家探亲，我们相识。第一次见面，你给我的感觉是那么安心踏实。

我们相恋之后，常彻夜长谈。那时的你，如同曹植笔下《白马篇》里满腔热血、一心建功立业的游侠儿，而我想做一名出色的新闻记者，我们年轻的心里都充满了理想和抱负。

没想到，你毕业后毅然放弃了去广东的机会，瞒着家人申请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，最后你如愿以偿去了遥远的边防哨所。

几年间，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辗转奔波。我们的感情也随着时空的距离伸展绵延，直至最后走到一起，你还是当初那个善良、坚韧、踏实的血性男儿。

我在媒体工作时，也采访过一些为大家舍小家先进个人，总感觉那样的忘我高尚离自己很遥远。可是当我成为一名军嫂后，才切身感受到了边防军人的默默坚守与奉献。

我们结婚后的第二天，一家人正热火朝天地准备过除夕，部队有紧急任务通知你回去，你又无反顾地买了机票赶回部队。

大年三十晚上，你从遥远的哨所打电话回家拜年，电话那头传来呼啸的风声。爸爸问你在那里，你说你刚下岗。有个新兵第一次在军营过节，非常想家，你让他去看春节联欢晚会，你替他站了一班岗。

听着你那遥远而温暖的节日祝福，想象着你独自站在哨位上守望家乡的样子，全家人都眼眶湿润，既心疼你，又为你感到自豪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到你单位探亲，在机场遇见了一位同样去边防团探亲的王姐。汽车载着我们翻越了几座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，一路上大家都忍受着缺氧和高原反应。王姐9岁的儿子心心念念很快就可以见到爸爸，一路上都按捺不住兴奋。

到达团部时，才得知王姐的爱人因临时有任务在边防巡逻暂时回不来，小男孩失望得哭了。望眼欲穿地等了3天后，巡逻的亲人终于回来了。一家人短暂团聚后，母子俩又要返回了。

当团长知道我是第一次到部队探亲时，他以过来人的身份讲述了他的故事。他结婚后的第二天就被召回部队执行任务，多年来与家人聚少离多，谈起点滴往事，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对家人满满的愧疚。那一刻，从这位将青春献给雪域高原并曾荣立一等功的铁骨汉子身上，我看到了柔情似水的一面。

你带我去看你们的陈列室，指着一幅幅照片给我讲述那背后的故事。原来，这片土地上有那么多讲不完、写不完的人和事。为了祖国的繁荣安宁，你们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高原上，无怨无悔地奉献着青春年华，却并不计较有没有人会记住你们的名字、理解你们的牺牲和付出。

那天晚上，你让我陪你一起去哨所

花开的约定

■赵瑾芝

巡夜。高原的夜悄无声息，只有阵阵寒风吹过，鸣叫的乌鸦从寂静清冷的夜空掠过。高原的昼夜温差很大，虽然还是9月份，但是感觉已经进入到了严寒。

你告诉我，虽然戍边生活艰苦而枯燥，但想到自己在守卫祖国的边关大门、守卫安宁的万家灯火，便有一种力量从心中升起。

直到现在，我都没有告诉你，其实那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血脉偾张，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，在我的心中响起了豪情万丈的诗句：“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”

那个夜晚如此愉悦，如此独特，我一直往河的下游走，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……

前不久，我重读了几封抗日战争期间的先烈家书，看得又一次泪流满面。

那几封信件，是当年先烈们在抗击日寇间隙给家人写的，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紧张的局势和激烈的战况，字里行间涌动着军人们对故土对家人的拳拳眷恋之情。他们满心期待着侵略者赶出中国领土后，可以和家人团聚。然而，他们却再也未能与亲人相聚。读到这里，我泪如雨下，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对军人的崇敬。

军人出身的父亲早就告诉过我，军人的牺牲绝不仅是在战场上，和平年代也时时在奉献。过去的一年，咱们家里发生了许多不幸的事。先是从小到大最疼爱我的奶奶突然离世，然后是我腹中尚未出世的胎儿因为查出心血管有问题，我不得不住院做流产手术。可是，因为你是军人，职责在身，只能在远方默默地咀嚼着这份失去亲人的痛苦。

自结婚以来，我才渐渐明白那句话：“真正的救援，并不是厮杀后的胜利，而是在苦难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内心的宁静。”

艰难的一年过去了，春天如期而至。看到玉兰花在枝头绽放，依然那么纯净美丽，那么生机勃勃。我想起我们相爱时，南明河两岸的玉兰花开得正盛，我们相约以后每年一起看春花。现在虽然天各一方，我还一直记得我们的约定。我把一朵花夹进信笺，寄给还处在寒冷边关的你，希望一同感受那一份来自春天的欣喜。

我在藏七连入党

■吴传玖

入党故事

回望初心，点亮征程

我是一名有多岁党龄的老党员了。每每回忆自己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那些日子，总是感到心潮澎湃、激情难抑。

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军医大学学员，被下放到位于滇西北迪庆高原中甸县（如今叫香格里拉市）的某部藏七连接受工农兵再教育。该连是以藏族战士为主的民族连队，在那里我经历了人生中最为艰苦却也是最有意义的生活，迈出了我政治生命中最坚实的第一步，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人生愿望—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在我申请入党的过程中，得到了连队党支部和许多老党员的教育与帮助。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一位名叫小扎史的傈僳族共产党员。他是云南省德钦县霞若区人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是藏七连九班班长，我是下放到他班里锻炼改造的学员战士。

他对我一直很关心。他告诉我，他小

时候家里很穷，没读过几天书，文化程度很低，要我抽时间帮他补文化。而他体能好，军事技术也很好，这方面他可以帮助我。就这样，我们结成了帮学对子，那时叫作一帮一、一对红。

有一天，他约我来到连队院子外面的一个小山坡上，和我天南海北地聊了很多事，其中问到了我个人和家里的情况。他对我说，像你这样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，能够在艰苦的基层连队安下心来锻炼自己，真的不容易。根据你现在的表现，我觉得你可以提出入党申请了。这也是我们党支部的意见。那时在我心中，入党是个很崇高的目标，我一直觉得自己还不够条件和资格，所以也不敢轻易动笔去写入党申请书。没想到班长会主动跟我谈起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，让我既感受到了党组织的关心又备受鼓舞。那天回到连队，我郑重地向连队党支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，后来又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考察和政治审查，才得到连队党支部的批准，如愿以偿加入了党组织，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我永远忘不了我的人党介绍人藏七连三班九班班长小扎史、我的傈僳族好大哥，我也永远忘不了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时刻。



黄河渡(中国画)

许向群作

“在党的旗帜下前进”主题征文

一

临近驻训指挥所有一个碧蓝的咸水湖，上土老武试着喝了一口湖水，水又苦又涩，他皱着眉头一吐了出来。太阳明晃晃地照射着，士兵们的脸已晒脱了皮，身体里的水分也在加速挥发。

上等兵翁忠阳趴在哨位上，嗓子干得像冒烟一样。他举起矿泉水瓶想再抿一口，但水已经倒不出来了。他只好用刺刀把瓶子划开，用舌头去舔里面残留的水珠。

恶劣天气已足足持续了一周，驻训阵地上的饮用水已经喝完。早上，只剩下通信员用塑料布收集的一瓶雨水。像上甘岭战役中的那个苹果一样，这瓶水在全连官兵手中传来传去，谁也不舍得喝，只是润了润嘴唇。大家看着晴朗的天空，心中都期待着：负责运送物资的战友们今天一定会上来的。

二

天边露出鱼肚白。淡淡的光彩在云雾的吞吐中若隐若现，阳光照射在整装待发的运输队士兵们的脸庞上。

被暴风雨滞留在山下补给站的这7天里，中士阿布度日如年。这位维吾尔族士兵知道山上的饮用水告急了。尽管持续的恶劣天气是偶发事件，但阿布还是充满自责：为什么就没有提前存储足够的水呢？还是经验不足。确实，官兵们是前阵子从平原地区过来驻训的，他们驻扎在海拔5000多米的营盘里，很多情况还在适应中。

通往山顶的路崎岖陡峭，只能靠人扛或马驮向山上运送给养物资。为此，连队专门成立了运输给养队，阿布入伍前有过养马经验，担任了运输给养队队长。听说山顶上的官兵们给养运输困难，民兵驻扎也带着十匹马前来支援。

由于运输量比平日增加了几倍，人和马的负担都很重，按照阿布的要求，除了军马，每名队员的身上挂满了水袋。站在队列前方的阿布跟队员们强调着安全注意事项，叮嘱大家要格外小心。

出发前，阿布把脸贴在自己的军马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春回大地

■程文胜

春回大地，那些沉睡在历史中的人
被我用心深情轻声唤醒
一个，一个，又一个
他们习惯地穿上草鞋
背上大刀，提起扁担
头上一顶八角军帽
红星闪闪

相隔近一个世纪的遥望
他们的目光依然清澈如水
骨架棱角分明，双手结满茧子
步伐坚定而轻盈

这是一种钢少气多的姿势
它曾让钢多气少的敌人恐惧

我想表白些什么
没有炮火硝烟的洗礼
语言如此空洞而苍白
我想做些什么
没在枪林弹雨中冲锋
身手也没有那么敏捷
但我有一个真诚的军礼
抬起右臂，隔着春天的繁花
向你们庄严致敬



长征

第5128期